

中国第一批评家

金圣叹评点才子

全肆卷

圣叹『唐才子书』
其论律分前解后解

截然不可假借

圣叹身在大光明藏中

眼光透彻

便出一手

吾最服其胆识

但世间多见为常

少见为怪

便作无数议论

徐增

【第壹卷】

推求诗之原本

唐才子诗评点

林乾 (主编)

LINQIANZHUJIAN

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

须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

说心中之所诚然

故能应笔滴泪

说心中之所同然

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

全集



金圣叹

中国第一批评家

评点才子

全肆卷

全集

【第壹卷】

唐才子诗

杜诗解

释小雅

古诗解

欧阳修词

LINQIANZUBIAN

林乾▼【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55
10
13



0780845

- 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林乾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8

ISBN 7-80091-292-2

I.金… II.林… III.古籍—研究—中国—文集 IV.G256.1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7392 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17788-22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方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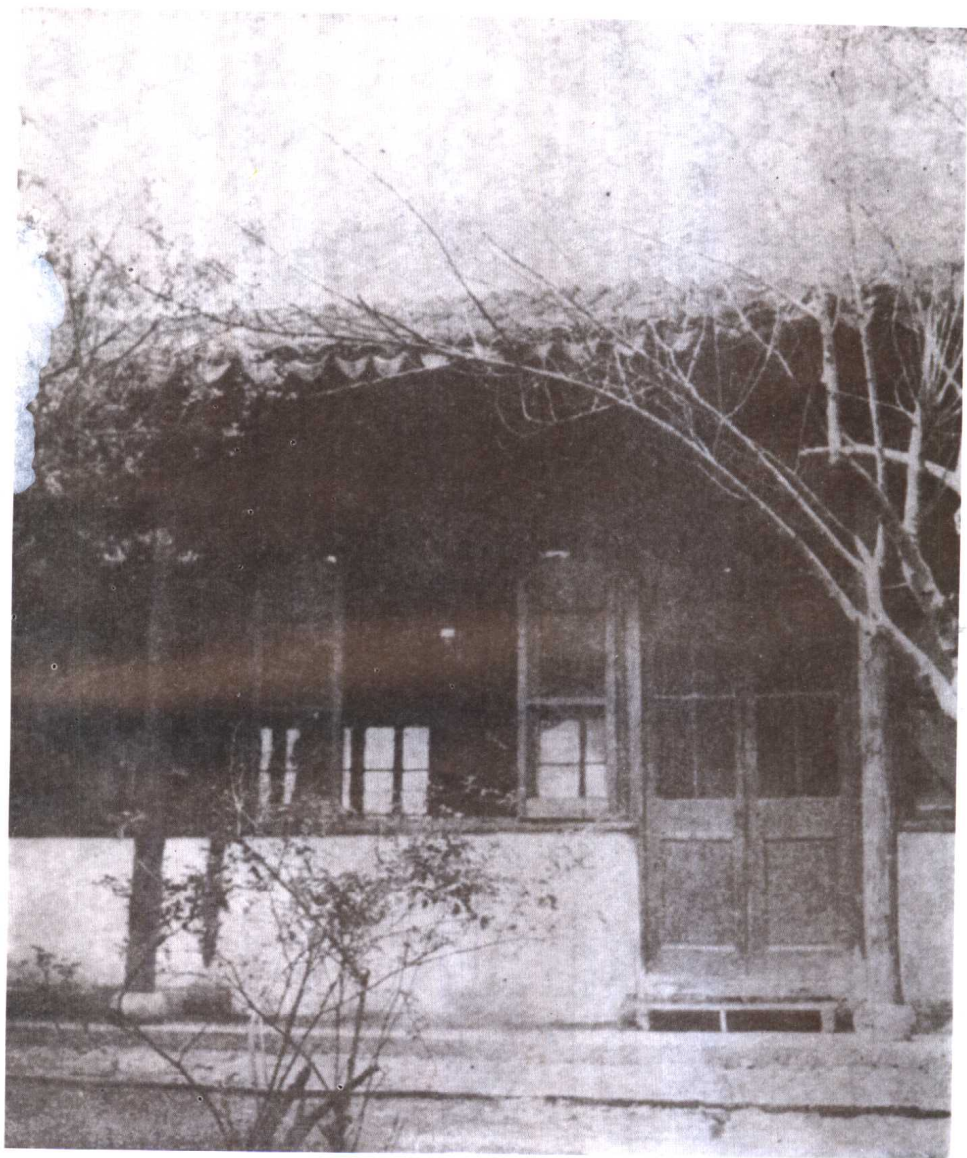
850×1168 1/32 开 印张 96 字数 1800 千字

1997 年 8 月 第 1 版 199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ISBN 7-80091-292-2/I·77

定 价(全四册): 198.00 元



金圣叹故居内院

(今苏州市海红坊海红小学教师工作室)

011614210



广西柳州柳侯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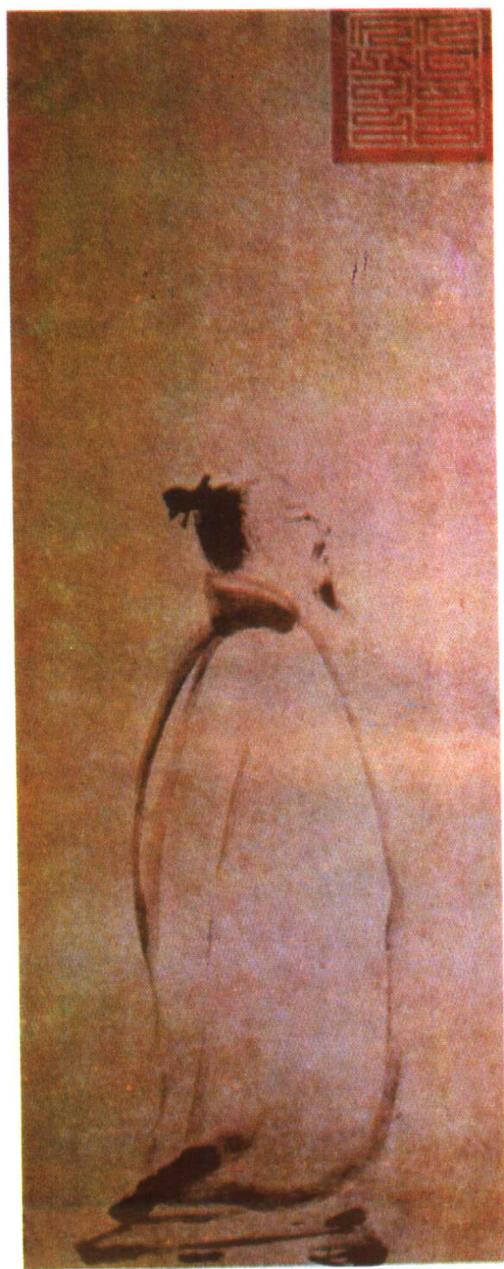
孟浩然詩集序

宜城王士源撰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稜液清風神散朗救惠釋紛以立
 義灌園藝圃以全高交游之中通悅傾蓋機警無遷學
 不故儒務掇菁華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
 其盡善閑游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聯詩次當浩然句曰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以之筮筆
 不復為綴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
 郎河東裴朮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摠華汜太守
 榮陽鄭倩之太守河東獨孤冊率與浩然為忘形之交
 山南採訪使太守昌黎朝宗謂浩然閑深詩律真諸周
 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楊于朝約曰引謁



南宋初本《孟浩然集》



李白行吟圖



河南洛阳白居易墓



苏轼塑像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



广东潮州西湖“景韩亭”

生命铸就的不朽篇章

——写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前面的话

林 乾

被启蒙思想家称作“天崩地解”的晚明社会，是中国历史将要转轨，漫长而悠远的中世纪将要垂下黑幕，一个超越传统的时代悄然将至的黎明时刻。

洗尽铅华的苏州，在这时出了三个怪人，人称“苏州三怪”：僧妖三折和尚；戏妖王子喜；还有一位就是生前、死后毁誉皆当其极而又妇孺皆知的儒妖金圣叹。

金圣叹于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出身在苏州府长洲县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父祖皆无功名，兄弟三人，他居中。幼时家境尚可，十岁入私塾读“四书”，一年后始读稗官野史，各书“无所不窥”，养成少年任性、自负才高的性格，似乎“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每遇乡试，或用俚俗稗语释解诗文，或于试卷末尾作几小诗，讥讽考官，故多次被黜革。

明清王朝鼎革，士大夫面临食朱明禄米守忠臣志节与匡济天下取悦“夷主”的两难选择。“一队夷齐下首阳，

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更多的士大夫难以淡泊平生，终老南山，纷纷然就道向北，在新主面前三呼万岁。金圣叹不是“观望”之辈，虽然吃的是薇蕨，但抗节不改，效仿陶渊明晋亡入宋的故例，改名“人瑞”。然而，以区区弱面书生，对抗勃然新生的王朝，其后果不难想象。也即从这时开始，中年的金圣叹失去了还算充裕的生活。“饔餐何计能长饱，砧杵无家谁与衣？”衣食无寄、穷困潦倒的岁月在贬损人的物质生活，也煎熬人的精神世界。“圣叹清贫娱箨龙，自无熊掌及驼峰。却教三才凌云节，学得沉冥伴酒钟”。本有凌云之志的竹笋，无奈中也只能被用酒糠糟腌制，昏昏然沉睡于“酒钟”之中。作为一子三女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金圣叹有志不得伸，害得妻子儿女同受苦难。“织麻复织麻，麻多织未了。不知美容颜，竟向机中老”。心中的负疚感跃然纸上。“彭泽妻孥相对饿”，“除夜去年愁里过”，有时要靠人周济过日子。

进入不惑之年的金圣叹，“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务”，蔡丐因说他“年四十，已勤勉著述，丹黄不辍，贯华堂中，书如獭祭，心血耗竭，白发星星矣。”他读书无所不包，举凡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以及释道内外诸典，裨官野史、九夷八蛮之记载，无不涉猎。他认为有六部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称为六才子书，即《离骚》、《庄子》、《史记》、《杜诗选》、《水浒传》、《西厢记》。他立志将这六种书全部评点。在致友人信中，自述其一生的愿望时说：“诚得天假第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

书——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人生一世，草生一秋”，金圣叹此时的最大心愿就是评书。

1660年，友人邵兰雪从京师归来，为心境平静得近似悲凉的金圣叹带来了莫大的希望。邵兰雪告诉他，能诗善画、倾慕汉族文化的顺治帝读了他批注的才子书，大为欣赏，谕词臣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另有记载说顺治帝读完金批《西厢》、《水浒》后，作出“议论颇有遐想，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的评论。“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天子的肯定，简直使金圣叹受宠若惊，“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许！”几十年的心血终究没有付诸东流，“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一切的磨砺和愁苦都好象在瞬间得到充足的补偿。“岁晚鬓毛浑短尺，春朝志气忽峥嵘”，“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半生的耻辱似乎都在这御笔一挥间洗刷净尽。余下的是“暮登天子堂”的美好期待。

然而，经历过短暂的精神澎湃后，金圣叹等来的却是杀头之祸。

1661年2月，顺治驾崩的哀诏传到苏州，金圣叹痛不欲生，一夜间满头添白发。昨天还是朝气蓬勃，今天“还余几日作渔樵”。几夜间经历了一场幻灭般的洗礼。金圣叹评点诗文，哭过诸葛亮，祭过陶渊明，以其绝好的记忆力更不会忘记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节，然而他没有。金圣叹说他“平生性不求闻达”，标榜游戏人生，可是他终究未能超脱世俗般的名牵利索。

顺、康之交，清廷为统一天下，催征粮饷。江苏巡抚朱国治征赋更严，凡有功名欠粮者，不论多寡，一概黜革，当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绅士相继革籍者万余人，并有三千人入狱。苏州新任县令任维初到任后也急如星火般催征。“当是时，即三尺童子皆怀不平”。顺治哀诏到后，诸生数千人集文庙哭临后，又至巡抚衙门，鸣钟击鼓，欲驱逐任维初。朱国治一面逮捕为首者，一面以诸生哭庙三大罪飞章报京；一是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二是目无朝廷，声言扛打朝廷命官；三是写匿名揭帖，违反朝廷律令。七月十八日，作为哭庙的纠集人与哭庙文的起草者的金圣叹等十七人以“聚首倡乱是实”被斩，家产籍没，妻子流放东北。赴死前金圣叹写信，寄语家人：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声辨自己无罪。并有绝命词曰：“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司马迁）、杜待何如？”深惜这四部书没有完成。

二

带着巨大的遗憾，在诀别人生的一刹那，金圣叹无奈地抛舍了他一生钟爱的评点才子全书的事业。他以超人的聪颖同时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生活在资本主义因素较为活跃的苏州，目睹了此伏彼起的市民运动，加之没有功名，更谈不上什么“仕途”，这对旧时代的文人而言，恐怕是最悲哀的事了。也正如此，他的思想、

他的著述更多地表现了不合时代“节奏”的特点,或者说不为时代所容纳,具有了更多的人民性,在评点的字里行间浸透着人性的光华和对专制皇权否定的取向。他认为“天子之职”“在养万民”,必须“爱民之命”,而“君子之职,在教万民”,故需“爱民之心”,即是说,君臣对百姓的职责是养、是教,因此,“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让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然而,现实却与他的理想尖锐对立,君臣“陷民”、“罔民”的事实令金圣叹义愤填膺,他发问道:“王者所尽之心竟在何处?任是灵眼通人也更指不出来。夫‘帝力何有’之歌,岂欺我哉?”“夫民自幼而壮而老而死,其有何事曾欲劳上之尽心者哉?”要君主又有何用?!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评点水浒突出“乱自上作”,官逼民反。他说:“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限之儿肉,填不限之欲壑,而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金圣叹的政治思想还具有近代启蒙色彩,这突出表现在他提倡庶民议政,重视市民的要求方面。他在批《水浒》时把小说视为稗史,并宣称:“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把庶人的议论破天荒提到了国史的地位。他发问道:“庶人不敢议而议也何则?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也。”“而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这就把孔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言论,解释成支持人民政治斗争的理论,从而得出天下既然无道,人民就有权抨击封建政权的结论。他把小说看成组织社会

舆论的有效工具,肯定小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指出:“易之易者莫如稗官。”这也是我国最早提倡用白话文写小说来批判封建政治的理论,颇有闪光之处。

金圣叹还明确提出君臣要承认文人的“操笔之权”,不许君主干预文人写作。他批《水浒》时,借司马迁写《史记》为题说:“下笔者,文人之事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其又乌敢置一末喙乎哉?”这无异是把文人的言论自由,凌驾于封建君主的绝对统治之上,就此而言,他是超越时代的进步文人。

金圣叹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势力对人性的束缚,他说:“遂万物之性曰成”,要“尽天下人,但凭他喜,但凭他怒。”让他们“把调子唱足”。“调唱足了”就好,若压抑着不让人们自由唱,那他们也一定会突破压制,唱出一种别调来。而杀父杀君“都是别调”。这就是说,人民原是不好“犯上作乱”的,所以酿成杀父杀君这样不正常的现象,其责任全在封建统治者自己。金圣叹在《语录纂》中这样为人民起来诛独夫民贼辩护,不是没有原因的。1644年当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逼京师,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对这个独夫的末路,黄宗羲视为天崩地解;顾炎武喻为伊洛竭,杞天崩;而王夫之更“楚泣赋《九章》,痛不欲生”。当时达官贵人自杀以殉的,颇不乏其人。吴县还有个秀才为此痛哭自沉,用一条命换取了什么“潜忠先生”的谥号。而金圣叹则无一诗一文哀悼朱由检。他反有意选批《左传》中的晏子不死君难